



淑一村漫步

文/苏北

淑一村，古称桃林村，在长沙望城区的白箬镇。为纪念李淑一，改淑一村。淑一，这个名字真好。我查了一下《辞海》，淑，美好之意。《盐铁论·非鞅》：“淑好之人，戚施之所妒也。”淑一，善良的人。《诗·曹风》“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”我想，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，在给李淑一起名字的时候，应该是想到上面的典故的。

我在小雨中来到淑一村。本来是停留片刻即可以走的。在李淑一珍藏馆，才粗略一看，便被深深吸引，我愿意把那些资料都记到心里才好。于是脚步不能移动，几个小时，才将一部分看完。当即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回旋：我要留下来。在长沙的几日都是小雨。不过江南的雨是明亮的。远山近水透过这细细的、柔软的雨丝，显得更加翠碧可人。我脚踏于淑一村的村头，各种气味混杂在积雨稍驻的空气中。我感受着植物的气息。嗅到青草的气味，村庄炊烟的气味，心中更是积郁着一股历史人文的气味。

那些名字是让我难忘的：柳午亭、李肖聃、杨昌济、柳直荀（名字起的真好）……他们不仅仅是先驱、革命者，而且都是真正的学问家。柳、李、杨三人曾一道留学日本。他们的子女也一样受到了很好的教育。杨开慧、李淑一虽然是女子，也是同样受了教育。在李淑一资料馆，虽然没能看到李淑一给毛泽东信的原件，但是看到李淑一填的词、写的诗和她献给好友杨开慧烈士的祭文，都体现了极好的文化修养。我之所以在淑一资料馆久久驻足，是被毛泽东给李淑一的四封信深深感动。每一封信，都极简短（只有1957年9月的那封信稍长），可表达率直真诚，精炼准确，极有分寸。看后让人感受到伟人的平凡，平凡中的伟大。

第一封信是这么写的：

淑一同志：

来信收到，直荀牺牲，抚孤成立，艰苦备尝，极为佩服。学习马列主义，可于工作之暇为之，不必远道来京，即可达到目的。肖聃、午亭两位先生前乞为致候。顺颂健康！

毛泽东

1950年4月18日

这里的层次、原则、分寸感，自不用说。仅就汉语之美，就无以言说，是要自己慢慢学习感受和体会的。

倒是第四封信，很有意思。

淑一同志：

信收到，诗亦读了，甚为感谢，观礼及上天安门可能不行，待问一下情况看看，如无回信，即是不行了。王季范先生一家的事，也同一例。一星期后，如有时间，拟请你来此一叙。如无时间，则作罢论，尔后还有见面的机会。

祝健！

毛泽东

1959年9月27日

1959年，是建国10周年，肯定是要大庆的。每个人都想亲身参与这一盛典。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，看能不能有登上天安门的机会。毛泽东在一封不足百字的回信中，真诚、正式、随和、深情。我反复读了数遍，内心深深敬佩。短短几十个字，甚少有六个层次：“信收到，诗亦读了，甚为感谢。”此为第一层次，是真诚。“观礼及上天安门可能不行，”仅此一句，非常正式，实际上是一口回绝了。这是第二层次。因为这样的大庆，各方人士都要考虑，而空间又十分有限。不过话锋一转，留了点余地：“待问一下情况看看，如无回信，即是不行了。”此为第三层次，缓和一下气氛，也为了解了具体情况后的决策留了余地。第四层次：“王季范先生一家的事，也同一例。”亦是非常正式的告知。我们知道，王季范是毛泽东的亲姨表兄，毛泽东对他很有感情。（“也同一例”，从汉语美学来看，极美。要是说“也是一样的”，就索然无味了。）第五层次话锋一转：“一星期后，如有时间，拟请你来此一叙，”这是深情。收信人当能体察。此言未尽，话锋又是一转：“如无时间，则作罢论，尔后还有见面的机会。”这是第六层次，伟人如毛泽东，也给自己留有余地，这就是分寸。

以上只是试着分析，也是想向伟人学习。不仅要学习他们的人格，也要学习他们的学识。从后来李淑一的回忆中，我们知道，他们还是上了天安门。由此我们也能见得，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和平凡精神。

漫步在淑一村，精神上仿佛受了一次洗礼。村头驻脚，天空突然放晴，远眺四围连绵的青山，雨后的天空白云悠闲而疏朗，使天空下的青山更加深翠，村落点缀在山谷，真正是一派新农村的气象。我寻找淑一故居，走过一条小路，见路边一丛晚饭花开得正好。晚饭花就是野茉莉，本是随处可见的。我因心情轻松，连这一丛晚饭花看起来都格外亲切。

肥西戏班进村来

岳西 李愈芸

又是一桩陈年旧事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。过了大年，正月初十前后，探亲访友的人传回消息：十几里地的外村请来了肥西戏班子演戏呢。

陆续有消息传来，那戏班子巡演一般，演出的地点离我们村越来越近了。村里有不少人赶场看戏了，回来做起义务宣传员：今天唱的哪出，谁的扮相最英俊，谁的唱功更好……如数家珍，津津乐道。一时间，大伙儿茶余饭后的话题，都与“戏”有关。元宵节一过，还未从年味中缓过劲来，却万般无奈，从角落翻出书包，快快上学去。刚开学，事头多，忙活了半天才安顿下来。班主任见大家心性难收，不在状态，大手一挥：今天不上课了！我们如获大赦，欢呼雀跃往回奔。

刚上烈马岭，就见一队人马逶迤而行，有的挑着木箱，有的扛着行李，有的空手尾随其后。我认出挑担的多是我们村人，那些随行的男女，却一个也不熟识。我诧异村里黄书记、我爸竟在其中。等我走过黄书记身边，他拽住我的胳膊，兴冲冲地说：“上前告诉大伙儿一声，就说戏班子请来了！”啊，唱戏的来我们村了！我心里乐开了花。爸爸见到我，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：“叫你妈快些做饭，饭后要搭戏台呢。”“晓得了！”我和伙伴们得令似的，一溜烟上了界岭头，扯起嗓子冲下吆喝：“唱戏的来了，唱戏的来了！”不消片刻，消息传遍了小山冲。露天的戏台搭在村部旁的谷场上，后台与村卫生室相接，木板铺成的，离地约一米高，两间房子那么大面积。靠后留出一定的空间，两边各埋一杆杉木，横拉一根铁索，挂起蓝色的帘幕，两端留有缺口，算是上下场的入口出口。紧挨着幕布摆着几把椅子，一具锣鼓架，那是给伴奏的师傅预备的。我在意的是那具锣鼓架，更惊叹乐器的师傅。架上挂着云锣，支着墩子鼓、鼓板，系着小镲。演出时，开场、间歇、过场、收场的锣鼓，除了一个敲打大锣的人外，全由他一人忙乎。卫生室才是真正的后台，那些木箱就搁在里面。箱子里装着行头和道具，演员们就在那儿化妆卸妆。傍晚时分，我们顾不上吃饭，想挤进去一探究竟。奈何门口有人把守，将我们撵开，只好趴在窗上。晚上要演出，他们正做准备呢。

放眼望去，谷场上黑压压一片，挤满了看戏的人，戏台被围得水泄不通。谷场上人声鼎沸，一片嘈杂。老人怕冷，坐在自带的火桶上，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拉呱，或聊他们熟悉的戏文，或预测今晚上演的节目。中年人沉稳些，他们坐在板凳上嗑着瓜子，剥着花生，不时呼喝离散的孩子。那些姑娘后生们，半为看戏，半为看人，故意往一处挤，你蹭我一下，我摸你一把，遭遇了咸猪手，顶多招来几句笑骂，嘻嘻哈哈，插科打诨。最不安生的是娃们，一会儿狗一般在人缝里乱窜，追逐打闹；一会儿钻进后台窥探，看演员们准备好了没有。

台口靠右擎着一杆竹篙，高挑着我那盏汽油灯。这灯一直吊在爸妈房内的楼板上，喷油的导管常常阻塞，难

得供上油，平时极少用，似乎只在某年的除夕夜用过。它有近二尺高，积满了灰尘。吃过午饭，爸爸将它摘下来，取下玻璃罩，拿抹布使劲擦，直擦得锃明发亮。又翻出石棉做的灯泡套上去。他一会儿捅捅喷油管，一会儿抽动活塞打气，捣鼓了半天，才提溜着灯出了门。此时，那只汽油灯正挑在竹竿上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，炫目的白光像夏天的骄阳，亮瞎人的眼睛，偌大的戏台被照得如同白昼。而另一侧的一盏马灯，就昏暗多了，犹如明月令星辉失色一般。椅子、锣鼓架、道具都摆上了，伴奏的师傅们也各就各位，一切就绪，就等着演出开场了。

今晚演头场，唱的是几出折子戏。一来折子戏多是出彩的片段，抓得住人，利于聚拢人气；二来不同角色轮番亮相，各尽其妙，异彩纷呈；此外，因了精短，多一折少一折，可灵活掌控时间。我就奇怪了，那些原本平常的演员，一经化妆，魔法般的变了个人，或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；或粉面含春，凤眼流韵；或滑稽搞笑，令人捧腹。演员们身上那些衣饰，灯光一照，有的明艳斑斓，有的珠光宝气，有的素净清雅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。剧种是庐剧，我们叫“二扬腔”。伴奏的除了锣鼓，还有胡琴、笛子等乐器。我外婆家在舒城，那里流行庐剧，母亲就会唱。大约长期的濡染，我也喜爱庐剧。唱腔曲调繁复，时而行云流水，时而抑扬顿挫，时而低回婉转，时而激昂苍凉……

最着迷的是那唱青衣的，都叫她小姚，不到三十岁的光景，身材颀长，容颜清秀，一上台，立马成了焦点。尤其运用“假嗓子”唱，真假声转换迅疾，宛若烟云出岫，流畅自然；又如清溪激石，喷珠泻玉。她还会反串角色，穿上小生服装，潇洒俊逸，唱腔、扮相、做派，俨然一位青青子衿，比男演员更有魅力，大伙看得呆了。

戏班子在村里待了四五天，他们上午休整，下午和晚上演出。最窝心的是要上学啊！坐在教室里，老师讲课不知所云，耳畔萦绕的全是那勾魂的“二扬腔”，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躁动不安。上午的课一结束，我们村的几个同学编造讨米、讨菜、头痛之类的说辞，逃学回家看戏。起初，班主任被蒙了，后来发觉不对劲，将我们叫到办公室“突审”，才知道真相，“奖赏”我们面壁半天。我们心里偷着乐：戏班子要离村了！

